



離婁章句上

孟子卷第七

趙氏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豪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

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孟子趙氏注卷七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
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
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
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
也

章指曰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
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
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圓須規
矩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

孟子趙氏注卷七
四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
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
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
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
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
章指曰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
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殷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枝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曰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
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
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

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曰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
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

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
之國家謂卿大夫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
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曰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
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
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
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
四海之內

章指曰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

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旣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

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

孟子注疏卷七
七
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

章指曰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孟子起民注 卷七
今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曰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

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

孟子趙氏注卷一
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墳野毆之則歸其所
樂獺獷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
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
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
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
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

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
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章指曰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毆使就其君三
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

章指曰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章指曰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

章指曰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益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益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益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

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章指曰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趙氏注卷七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章指曰聚斂富民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曰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
章指曰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
人之道斯爲審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爲恭儉

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
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
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

貌強爲之哉

章指曰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
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

孟子趙氏注卷七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

援天下乎

章指曰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

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

孟子起民注卷七
大焉

章指曰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

章指曰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會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起比注卷七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格正也時皆小人
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
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章指曰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
正國定上不邪侈將何閒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
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

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
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
者也

章指曰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
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
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章指曰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

也

章指曰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乎師乎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曰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餽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餽啜也

章指曰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餽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曰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
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
之容而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
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章指曰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
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
也惟舜爲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
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
者定也

章指曰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
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

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離婁章句下

孟子卷第八

趙氏注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負海
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
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
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酈鎬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趙氏注卷八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
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
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章指曰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
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
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
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
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
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
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章指曰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
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孟子起民注卷八
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

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章指曰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

孟子卷之八
曾逝此之謂也

章指曰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

章指曰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

章指曰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章指曰父兄已賢子弟旣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

孟子起氏注卷八
四
章指曰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章指曰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不欲爲己甚泰過也

章指曰論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
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

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
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

章指曰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
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
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

章指曰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
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

孟子趙氏注卷八
五
大事也

章指曰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

章指曰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章指曰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

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章指曰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章指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孟子起民淫 卷八
章指曰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
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
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
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

章指曰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閒不希衆

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禹拜讜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
以爲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
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起民注卷八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章指曰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大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

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杞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

章指曰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

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

賢人耳恨不得學於大聖也

章指曰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

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

惡也

章指曰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病諸故

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

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

田家眾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

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

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

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

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

禍

章指曰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

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汗巾帽而蒙

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齊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

章指曰貌好行惡西子冒鼻醜人絜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栝棬非杞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

何日也
章指曰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章指曰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

孟子起氏注卷八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謂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當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章指曰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矣

孟子趙氏注卷八
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

章指曰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情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

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

章指曰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

孟子起民注卷八
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益去諸

益何不也會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

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益去諸子思曰如彼去

孟子起民注卷八
君誰與守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畱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

章指曰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

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曰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圓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

孟子趙氏注卷八
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閒郭外冢閒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章指曰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萬章章句上

孟子卷第九

趙氏注

萬章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孟子趙氏注卷九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

恕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恕恕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篇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

五子起氏注 卷九
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洽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欲貪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

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

孟子起民注 卷九
三
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章指曰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國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擄之

孟子趙氏注卷九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
廩也一說旋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
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
而蓋其井以爲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
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
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
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弣彫弓也天子曰
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
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
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
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孟子起民注卷九
章指曰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

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
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
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此之謂也

此常常已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
乃象之謂也

章指曰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

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
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
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
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

言不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日一王一言不得竝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

不以堯爲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

孟子卷之九
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也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章指曰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

孟子起氏注卷九
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

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
受故得天下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

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
天與也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
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大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章指曰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
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也

否不也不如人所言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啟之賢伊尹值大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章指曰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于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覲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立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孟子起民注卷九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枉己者尙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挽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己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

孟子趙氏注卷九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
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
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
天而誅也

章指曰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
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

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
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
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
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
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阯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阯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待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

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

章指曰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之設此言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
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欲令虞公受璧
馬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
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
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
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
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
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
好名者尙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章指曰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
爲苟合而違正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